

[English only] Compassion, Avalokiteshva...

来源: 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RgrmgtKNZHA>

讲师:

也许我们先来问一两个问题。这位女士想问什么？

"宁"这个词——您解释说它是最殊胜的一种心的状态。我有点好奇，因为这个词跟韩语里表示慈悲的词"寧"有很多不同的含义。我想了解一下，这种最殊胜的心的状态究竟是什么。

这个问题……我想今天下午大概整个下午都会用来讲这个，毕竟这是观自在的陀罗尼，而观自在就是慈悲的化身。

好，抱歉。您之前谈到了解构——说心想要去解构，而心的情感那一面更愿意顺着感受走。那么，在谈到解构的时候，您怎么防止自己掉进虚无主义的陷阱？

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尤其是当我们谈到空性的时候——这是个很重要、也相当难讲的话题。我不太想再次引用这个人，但我觉得这样说可能对你们有帮助。说"不太想"，其实说实话我也有点喜欢他。这个人叫奥修。他说，佛教的"不"是一种非常特别的"不"，因为佛教的"不"里面有一百个"是"。

你们知道《心经》翻译成韩语的版本吧。这个其实很重要，我们应该讨论一下。当我们说"无眼"，韩语里"无"这个字怎么说？中文是"无"、"没有"。韩语是"없(eopta)"。"없"是什么意思？它不存在。对，这个很难讲清楚。你看，藏语里的"མ" (mé) 是个简写，但"མེ" (min) 其实更麻烦、更难……韩语怎么翻译这个呢？好，在"空"这个字里面，它有没有同时包含"是"和"否"两个意思的味道？空是一种特性，是吗？这有点帮助，不过这个"特性"还是挺难翻的。

好，简短的答案是：当我们谈解构的时候，解构本身也需要被解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说，向佛陀顶礼——他是没有见地的那位。对，你可以说"不见之见"。"空"这个词——"无眼"里的"无"，这个"无"字真的是需要好好解释的。

所以当你为学生讲解《心经》的时候，要特别注意——我们读经文时有四个角度来看待它：色即是空。好，暂且假设我们理解了这一句。第二句：空即是色——这句话我们需要格外留意，因为正是这句话能把你从虚无主义里救出来。

"不存在"这个概念，不应该理解成：某个东西以前存在，现在不存在了。不应该是这样理解。这挺重要的，我需要跟你们分享这一点。这就是为什么——如果你去跟一位中观论师谈，其实所有大乘学者和有成就的修行者都是如此——如果你告诉他：万物从因缘而生。好，对于一位深入修持中观的修行者和学者，尤其是修行者而言，这句话在他耳朵里，就等同于"什么都没有生起"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

个很有意思。对，缘起即等同于不生。我们交替使用这两个表达，根据不同的目的来选用不同的说法。大致上可以说，“缘起”更像是灰姑娘那一面——引子、铺垫；“不生”则更直接、更指向核心。

你们看，今天早上你们进来的时候，如果我坐在这个东西上——它已经显现了，但现在我把它当桌子用，那它作为桌子也已经显现了——道理是一样的。佛教徒就是这样思考的：当所有因缘条件聚合在一起，某个东西就奇迹般地、幻化般地显现出来了——问题就出在你以为那是真实的。

如果说真的有“生起”这回事，好，记得我说过缘起等同于不生——如果真的有“生起”，那这个法座就应该从我屁股里生出来。你能理解为什么吗？因为如果我没有坐在上面，你永远不会以为这是一个法座。正是因为我坐在上面，也帮助你产生了这个现象：“啊，那是个法座。好奇怪的法座。”他们会这样想。好。

那我们现在开始讲。我就用英文里“慈悲”这个词，因为现在一时间我也没有更简短的词可以用。这里有三个面向，慈悲的三个面向。

第一个是“普通的”慈悲——大概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慈悲，是这样运作的：你看到某个人在受苦，在痛——我们说的苦，就是比如死亡、老去、生病，比如没有钱、没有权势的人——然后基本上就是生起同理心。好，这个比较容易理解，如果你们想之后再深入讨论，我们可以聊。

现在第二种慈悲是佛教独有的，第三种是大乘独有的，而且你需要同时拥有这三种，缺一不可，否则就不是摩诃卡鲁那——大悲。好，让我先把三种都讲完。所谓第二种“慈悲”——我在这里很不情愿地使用“慈悲”这个词——第二种，是知道一切都是无常的，一切都受时间支配，一切都是有为法。你能感受到差别吗？第一种那个，在我们现在这个数码世界里——你们发消息的时候都会用表情包，对吗，各种情绪表达——第一种，你可以配上泪珠表情，“哦，呜呜呜”，诸如此类。第二种，你没法配表情包。你根本设计不出一个表情来代表第二种慈悲。基本上就是：知道一切都受时间支配，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。

所以我和你，去参加葬礼，会说：“哦，好悲哀，外公走了，孩子走了。”但你和我不会去参加婚礼或者生日派对，然后说：“哦，好悲哀。”就算我们这样做，人家可能会打你。我们在开派对，大家都欢天喜地，结果这家伙坐在那里愁眉苦脸、心事重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但一个修行者，包括阿罗汉，无论是去葬礼还是婚礼，他看到的是因缘条件的游戏在上演，变化每分每秒都在发生。基本上就是：知晓变化，知晓依存性。整个婚礼的排场，整个生日的庆典，整个一切的庆典，都是一种依他起的现象——依他而起的现象。你知道“依他”意味着什么吗？依他，就是独立的反面，意思是：很糟糕。这是最糟糕的、最悲哀的事，不是吗？你是依赖他者的，你是个奴隶，你失去了掌控，你不是自己的主人。

理论上来说，阿罗汉可能会同时向葬礼和婚礼发一张慰问卡。隔壁有人死了——"哦，有人死了。"隔壁有人在生孩子——"哦，哇，天哪，又来了一个，来到这个依存的世界里了。"对于阿罗汉来说，两件事同样都是坏心情的来源。

好，现在第三种慈悲是大乘独有的。第一种慈悲是针对正在受苦的人，第二种慈悲是针对——知道无常、知道依因缘而起但却不了知这一点的存在——而第三种，基本上是针对一切幻化的现象。你必须同时具备这三种，才是完整的大悲。即使佛陀以外的存在，甚至连十地菩萨，都是第三种慈悲的所缘对象，因为他们还没有像佛陀那样完全彻底地了悟一切如幻。

请把我之前在午餐前跟你们谈到的政治正确、罪恶感之类的东西带入这个语境来理解。我们说的第一种慈悲，是很多其他宗教都有的。第二和第三种，是佛教独有的。如果你没有第二和第三种慈悲，佛教徒会认为，第一种慈悲其实是痛苦的来源——而且第一种慈悲里还带着很强的道德优越感：那个可怜的、悲惨的众生是被悲悯的对象，而我是具有慈悲心的人，是更高的存在。等你到达第三种慈悲的时候，既没有悲悯的对象，也没有具有慈悲的主体。这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层次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讨论一下，让你们能理解。逐字逐句过一遍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也没有那个必要；我们应该讨论一些更重要的点，而这个肯定是其中之一。

好，我给你们举个例子。大乘佛法的人总是说，我们应该对一切众生起慈悲。这个"一切"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你没有第二和第三种慈悲，你会很难理解"一切"是什么意思。但如果你理解了第三种慈悲，你就会意识到，根本没有什么"一切"，也没有什么"少数"。所以菩萨从来不感到负担沉重。"天哪，我要对一切众生起慈悲，但我连对我自己的丈夫、妻子、朋友都做不到，怎么可能对一切众生？"听起来"一切"是多么沉重、多么大、多么无穷无尽。佛教徒不会有这种感觉。

好，我让你们来问问题。如果问题是关于慈悲的，这三个层次会帮助进一步讨论。但请随意提问，什么都可以问。

谢谢仁波切。正如您刚才提到的，第二种慈悲是知道一切都是无常的、受时间支配、受因缘支配的，这已经意味着一切并非真实存在，一切就像梦与幻象。那么第二种和第三种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

我们这里触及的是非常微细的点。在第二种里，当你认为一切都是无常的时候，你仍然在断言——有某个东西是无常的。所以里面还有一点点灰姑娘的味道，因为还有某个东西需要去"无常"。到了第三种慈悲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常。你说"无常"是什么意思？你说"常"又是什么意思？这些分别根本不存在了。第二种，当我们谈因缘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在谈因、缘、果的逻辑。在第三种里——无因、无缘、无果、无眼、无鼻、无生、无死、无老、无觉。

我这样理解对吗——第三种真正的意思是，一切并非真实存在，所以不需要执著、不需要恐惧、不需要期待，于是也没有负担了？基本上第三种就是空性？

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大乘佛法里，空性和慈悲——摩诃卡鲁那——是合一的。陀罗尼里就有这个，摩诃卡鲁那——大悲。好，“慈悲”这个词我真的不太喜欢，但还是先用着——是的，完全一样的。非常感谢。

还有问题吗？有四种无量心：慈、悲、还有平等心——第四种，平等心和第三种慈悲之间是什么关系？

非常相似，非常非常相似。但是，当我们讲四无量心的时候，也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讲。如果用最高的方式来讲，第四种平等心和第三种慈悲是一样的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讲平等，可能理解为人人平等——但那还不是这里完整的含义。

顺便提一下，请记住兔子——你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它有帮助了，因为当你念诵这个陀罗尼的时候，这三个……因为这个陀罗尼是精髓，精髓之一就是这个慈悲。好，我再接受一个问题。

她想问关于觉醒的问题。她说佛陀有这个觉醒，而根据这个说法，觉醒本身也是依缘而生的。

不，那不是依缘的。那个我们称之为无学道的阶段。好，这是个假设——如果你问佛陀：假设有人证悟了，假设是早先的某位佛陀，然后说：“哇，欢迎啊，你终于做到了。”但所有这些假设，从佛陀的角度来看全都是错的，因为他或她从来就没有被染污过。所以对他们来说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“觉醒”这回事。他们不会有那种感觉：哦，好久以前我还在迷惑的时候，我喜欢读村上春树，现在我证悟了，我会在一瞬间把村上春树全读完。他们没有这种经历。但这一点很重要，你需要知道。不过，如果佛陀有弟子，这位佛陀有所谓的弟子，那佛陀会说：“是的，我当有情众生的时候，我也读过村上春树。你还记得灰姑娘吗？”灰姑娘。这里发生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
好，在我们休息之前，我要讲一下观世音菩萨，因为现在正是时候。那么，这位观世音是谁？我知道，你们也知道——十一张脸、一千只手臂、一千只眼睛，诸如此类。韩国有没有？有的吗？是的，当然有。所以有时候他是她……是的。所以有这样一个形象，叫做观世音菩萨，千手千眼。哇。谁是韩国最伟大的时装设计师？安德烈·金。真的吗？他已经去世了。但我们应该请他来为千手设计一件衬衫。

我想让你们明白的是这个。像你们我这样的人，我们只能用语言来思考，从语言开始思考。尽管我们的语言是如此有限，几乎所有我们的语言都是模糊的，但我们大多数时候还是能凑合着过，因为我们有一种“不成功的误解”——我们觉得我们在理解彼此，其实只是在进行着一场又一场不成功的误解。不管怎样，非常有限。我们的语言非常有限，但我们凑合着过。这没什么好奇怪的。你知道，猫就有两个元音，它们也能凑合着过，想说多少说多少，彼此之间也能沟通。

我们首先依赖的是语言，然后我们也依赖符号。比如，一旦我们要提到唐纳德·特朗普，脑子里就会浮

现出那头桃色的头发。我们依赖符号，然后我们更多地依赖其他东西，比如——你知道，两只手臂是可以接受的，一千只手臂……我觉得你不会邀请千手来参加你女朋友的生日派对，如果她不是佛教徒的话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。不管怎样，我们依赖符号。所以在整个传统中，观世音菩萨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符号形象。就像我说的，在印度，观世音通常是男性的形象。但观世音真正是什么？就是这三种慈悲。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你们应该把它划下来。这意味着，其实你现在就可以体验到部分的观世音菩萨——如果你走出这个房间，看到某个真正在受苦的人，如果你感到同情，那里就有观世音菩萨的体验。好，但因为这三种是如此重要的究竟智慧与方便法门，我们需要修习它。通过修习这个慈悲，你就受到各种苦难的保护。你成为如意宝珠。你成为一切有情众生的救护者。

那么我们现在如何修习它？如果你具有上等根器，你所做的就是直接修习这三种慈悲。如果你的根器没有那么上等，那你就依靠陀罗尼、观想、形象、符号等等。我只是想把陀罗尼和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一切联系起来。好，我们休息十五分钟，然后我们再多讲一讲这三种慈悲。我也让你们提问，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。

代表来自中国的娄女士，她想知道：如果她发愿往生净土，然后再回到轮回世界，这算不算大悲？

哦，当然算，当然算。就像这样——如果你因为非常充分的理由而信任一个人，那很好。但如果你信任某人没有任何理由，没有理性依据，只是因为你有这个福报，而这个你盲目信任的人又真的真的很好，那也很好。这在大乘教法中是有的。就像你给一个乞丐布施，某个真的没有东西吃的人，你给他。但在这个乞丐旁边，有一位佛陀或菩萨，他什么都不缺。但你仍然决定给菩萨更好的，因为这位菩萨能做很多事情，而你能积累很多功德。

净土宗在韩国修行的人不多，对吗？净土宗非常重要。就像我自己，我是被培养成一个逻辑学家，这有它好的一面，但它只能带你走到某个地方，仅此而已。因为这是相关的，我想说这个：我们很多人不够精进，偶尔也许有时候你会想读一部经或者打坐一个小时，仅此而已。而且我们很多人也有些……怎么说呢……我们喜欢胡闹，你懂的。你们有麻将吗？类似的东西。你们叫什么？我们叫鬼牌……鬼。对，你知道，我们很多人沉迷于那种东西。然后我们很多人想吃螃蟹或鸡腿，还有很多人想喝酒，随便什么。

我告诉你们一件事。在所有经典里，没有一句话是佛陀说做这些事情的人就被排斥在外的，一句都没有。如果你对佛、法、僧——比如阿弥陀佛——有信心，你也许永远都不打坐，永远不去寺庙，永远不念这个陀罗尼。但无论如何，结束轮回是必然的。这也许不会马上发生，但它是必然的。你们必须知道这一点。我觉得很多时候佛教徒倾向于认为：哦，要做一个佛教徒，你需要放弃一切，去山洞里，剃光头发——完全错误。他从来没有剃光头发，从来没有去过山洞，他住的是宫殿。你最多只有一套公寓，而他住的是宫殿。我真的想强调这一点。

还有更多问题吗？我一直在修持念诵这个大陀罗尼相当长一段时间了，我确实感受到一种皈依感，或

者说是在呼唤驻于我内心或从空性中显现的观世音菩萨。我确实感受到一种喜悦或某种被净化的感觉，但我找不到那把——你称之为信心或虔诚的钥匙。您能建议一种找到这把钥匙的方式吗？

我给你钥匙。你应该一直想着你没有那个东西。那就是你的钥匙。我是认真的。你永远不应该对你所拥有的感到满足。你的灵性之心就像食物一样——也许你应该真的适度一点，不要吃太多；对于购物之类的事情，适度可能是好的，因为没有地方放东西嘛。但人永远不应该认为：哦，我已经有足够的虔诚心了。另一把钥匙是：无论你做什么，都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的利益而做。我觉得即使这是假的、刻意造作的，只是口头上说说，也真的很有帮助。

好，让我们回到三种慈悲。回应你的问题——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第三种慈悲在智识层面上，是的，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，可以有一点点理解，但要真正证悟这个是很困难的。所以有一个——怎么说呢，我们叫它“方便”，技巧。你需要技巧。如果你有技巧，事情就能更容易、更安全、更节省力气地完成。而证悟第三种慈悲的技巧——甚至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来说——就是训练我们的心：我们做这些伟大的事情，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的利益。

你看，“一切有情众生”这个概念能引领你走向不二，因为通常我们的慈悲只关注那些贫困的人，那些比我们处境更差的人，或者说那些处于糟糕处境中的人。所以已经有了一种判断，有了分别。如果你说要对那些在非洲因饥饿而死亡的孩子们生起慈悲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如果有人说你应该对比尔·盖茨生起慈悲，大多数人就不太能理解了——会有一种感觉：哦，他不需要我的慈悲，他过得很好嘛。这种分别心增加了二元对立，而二元对立正是证悟第三种慈悲的障碍——对一切有情众生，每一个众生。

这顺带说一句是心的训练，当然一开始是非常刻意造作的——学什么都是这样，你学语言的时候也是，当你还是婴儿的时候，你一直在模仿你妈妈说的任何东西，就这样慢慢地，习惯就养成了，然后第三种慈悲就实现了。

好，提醒一下，梵天王问了那个问题，是因为他对这个陀罗尼印象极深，他问这个陀罗尼的精髓是什么，观世音菩萨给出了九个精髓要素，而我们只讲了第一个。我是说还没有完全讲完，我们仍然还在讨论第一个。

第三种慈悲是超越主客体的慈悲。当然，就目前而言，这可能只是在智识层面上我们能够理解的。所以如果你问我，没有主客体的慈悲是如何运作的——它是如何毫不费力地运作的，没有行为者，没有动作——我觉得……中国人有道家哲学，比如他们有“无为而为”的概念，对吗？无为。韩国有类似的东西吗？我们有道教，人们对老子很熟悉。好。

所以这个“无为而为”，这是你现在就可以修习的，而不是等你变得更好之后才能修习的。我敢肯定你们还有一种习惯，认为慈悲一定涉及某种悲伤，某种眼泪，某种对某人感到遗憾的感觉。你是在以非常幼稚的方式理解慈悲。别说第三种慈悲了，就算是第二种慈悲，具有第二和第三种慈悲的那种存在

，他们也不会感到遗憾。

感到遗憾是非常有限的。对某人感到遗憾，这非常有限。但当然，你我能做到的最好的就是这个。对某人感到遗憾，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。这已经很好了，我们不应该失去这个。但你还可以做更多，尤其是在第三种。你做什么？什么都不做。第三种就像是什么都不做。让我稍微展开说一下。

好，回到这个问题：佛教徒想要的或追求的是什么——觉醒的境界，对吗？为什么我们没有觉醒？因为我们有迷惑。为什么我们有迷惑？因为迷惑就像手机和电池，你需要充电。我们一直在给我们的迷惑充电。我们怎么充电？一直分心。就这样。我说"一直分心"是什么意思？一直在做点什么。所以有点像这样：我们的散乱每次被你戳一下就会充电，不管你是从正面戳还是从负面戳，它都会充电。所以我们需要学会不去戳它。让它自己待着。不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让它自己待着。电池就会……

慢慢地，你的迷妄会越来越弱，逐渐消退。佛教修行里确实有很多"什么都不做"的方法，比如打坐——冥想，就坐在那儿，保持禅修的姿势，什么都不做，就少戳一下。

我跟你们讲这些，是因为我们需要明白：观世音的境界，现在、此刻、2017年就可以达到，不是什么神秘的、神话里的、遥不可及的东西。

明天我会讲其他方面。但简单说一下，观世音也说过：当你念诵这个陀罗尼，来自四面八方的护佑就会降临。月光菩萨会永远照耀你，日光菩萨会永远照耀你，我——千眼观世音——会以千眼凝视着你。如此种种，各种疾病和障碍都可以得到净除。所以这个陀罗尼的功德利益有一长串。陀罗尼的名号与称谓，也是佛陀亲口告诉阿难陀的。佛陀一遍又一遍亲自确认：这个陀罗尼没有一个字是欺骗人的，因此修持这个陀罗尼的行者，必须以各种方式来修持。

比如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只是安住于当下，只是不散乱——即使你没有唱诵、没有念诵陀罗尼，那本身就是修持陀罗尼的精髓所在。对于那些不满足于这种方式、或者没有能力以这种方式修持的人，这里还有一长串仪轨。

仪轨非常重要。随着时间流逝，我们正在失去对仪轨的理解与重视。关于这个我有很多话要说，不过时间有限，就举个例子——像日本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仪轨，比如茶道，比如插花，还有整套的哲学。我不知道在韩国怎么称呼，在日本叫"侘寂"——有这个吗？侘寂？我也不太清楚侘寂到底是什么，只是跟一些禅师聊过，有一点点感觉。但你能看出来，侘寂其实是从佛教智慧里来的。基本上，侘寂是一种在不完美中见到美、在短暂事物中见到美的东西——比如樱花之所以美丽，是因为它短暂，只开一个星期左右。如果它一年到头都开着，没人会特意跑去拍照的。不完美本身，在侘寂里变成了一种艺术。

这一切都源自佛教智慧，但现在全被像三宅一生这样的人用时尚潮流的面目遮掩住了，把佛教智慧完全丢失了——更糟糕的是，他们从来不给佛陀的教法任何功劳。

所以仪轨是重要的。那些希望透过仪轨来修持的，尽管去做——去一座山峰，凌晨四点起床，沐浴，穿上那种美丽的韩国传统服装（男女都有，非常美丽，我不知道叫什么），聆听山间的寂静，如果有条件的话，敲一两下那种大的韩鼓，然后心想：我想见到菩萨。点上一些乳香，生一小堆火，念诵这个陀罗尼二十一遍，对着乳香吹气——一切都充满仪式感，充满美感，充满庄严感，然后把它燃烧掉。当烟雾升起，望着云朵，望着山峦，望着黎明。这时候太阳大概已经快升起来了，因为仪轨挺长的，二十一遍陀罗尼嘛。然后满怀信心地认定：这就是菩萨的示现。结束你的仪轨，把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，然后回到城市，只字不提你所做的一切，连一丝痕迹都不留——因为它本身就有一种美，不谈论它，同样非常非常美。

当然，从道琼斯指数和华尔街的角度来看，你完全浪费了宝贵的四个小时——你应该盯着市场，买进这只股票，卖出那只股票，你应该那样做的。但我们假设你是一个对“有用”有着不同定义的人。这只是我从这里提取的一个仪轨而已。

今天早上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如何降伏僵尸的仪轨。在江南有很多僵尸，有些僵尸甚至还做了整容手术。好，我只是开个玩笑。那么，今晚我们就到这里。